



枕头中的云朵

◎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初2024级10班 邓晨汐

衣柜顶层，静静躺着一只硬邦邦的粗布枕头。凑近闻，一股清苦柔和的艾草香缓缓漫开。

那是奶奶亲手缝制的艾草枕。

那时的我，总讨厌枕着它睡觉。艾草带着一股奇奇怪怪的味道，尤其燥热的夏夜，更让我难以忍受。窗外蝉鸣聒噪不休，一轮明月悬在夜空，没有一丝凉风。屋内闷得像个蒸笼，汗珠顺着鬓角慢慢往下淌。我躺在枕上，艾草的气味混着夏夜潮热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枕头硬硬的，我翻来覆去，怎么都无法入眠，心里满是烦躁。

每到初夏端午前后，田埂边的艾草长得格外茂盛。奶奶挎上竹编小篮，牵着我，去野外收割艾草。青青的艾草长得齐膝高，叶片背面覆着一层灰白的绒毛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草木气息。奶奶弯腰，指尖掐住艾草的根部，一把一把地割下，青翠的艾草堆满竹篮。

回到家，奶奶把艾草平铺在屋檐下的竹匾里日日翻动，任由阳光曝晒，褪去艾草里的水汽。等艾草完全干透，叶片变得干枯脆韧，奶奶便反复揉搓、捶打，筛掉粗硬的秸秆与碎渣，只留下柔软的艾绒。她拿出洗得发白的粗布，裁剪成布套，将蓬松的艾绒满满地填进去，一针一线密密缝合——一个艾草枕头便做好了。

无论多大，我始终嫌弃艾草的味道。可奶奶说艾草安神，夏天枕着它睡觉，不容易被蚊虫打扰。在那些漫漫长夜里，奶奶总是坐在床边，蒲扇轻轻摇着，为我驱散闷热与蚊虫。淡淡的艾草香萦绕在枕边，她的手掌一下下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，让我躁动的心慢慢安定下来，沉沉睡去。

后来，我不常回老家了，艾草枕头也被奶奶收进了衣柜。再翻出艾草枕头来，是前几年收拾老屋时。我把它带回了城里，晚上枕着它，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，硬硬的枕头硌着后脑，儿时的记忆从深处泛起，那一刻，滋味难述。

如今枕着它，艾草味依旧清苦。粗布还是硬的，但贴着后颈的那一面，被磨得微微发软。

艾草枕像一朵云。硬邦邦的云。

动词用得准。“掐住”是手指的动作，“割下”是用刀的动作，“一把一把”是节奏。三个词连在一起，先定位，再用力，再重复，采艾的过程便跃然纸上。

结尾点题，但不解释。开篇写“硬邦邦的粗布枕头”，结尾写“硬邦邦的云”，同一个词，两处出现，意思完全不同。硬邦邦的枕头是童年记忆里的触感，硬邦邦的云是如今回望时的感受。把“云”和“硬邦邦”并置，让读者自己去掂量这个看似不合逻辑的组合背后情感的可贵。

开篇两句，一句写触觉，一句写嗅觉。“硬邦邦”三个字既是实写，又为结尾“硬邦邦的云”埋下伏笔。“清苦柔和”既是艾草的气味，也是全文的基调——不甜不腻，微微发苦，但柔和。

晒艾草用“平铺”“日日翻动”，揉艾用“反复揉搓”“捶打”“筛掉”，缝枕用“裁剪”“填进去”“密密缝合”——每一个动作都对应一道工序。读者能随着这些描述，清晰地了解到制作艾草枕头的过程。

评语

文章以艾草枕贯穿始终，从童年到当下，从老家到城市，读者跟着这个枕头走完了一条完整的时间线。

语言上最突出的是动词用得准。采艾“掐住”“割下”“一把一把”；晒艾“平铺”“日日翻动”；揉艾“反复揉搓”“捶打”“筛掉”；缝枕“裁剪”“填进去”“密密缝合”。每道工序对应一组动词，动词用得越准，制作艾草枕头的过程越真实。

结尾“像一朵云。硬邦邦的云。”云是软的，枕头是硬的，两个词放在一起是矛盾的。但这个矛盾恰恰成立：硬的是艾草枕的质地，软的是奶奶留下的情感。开篇写“硬邦邦的粗布枕头”，结尾写“硬邦邦的云”，同一个词，同一个触感，落在两个不同的对象上，中间隔着奶奶的一生。枕头确实是硬的，可它偏偏又是这世上最柔软的东西。

(指导教师：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李书凌)

